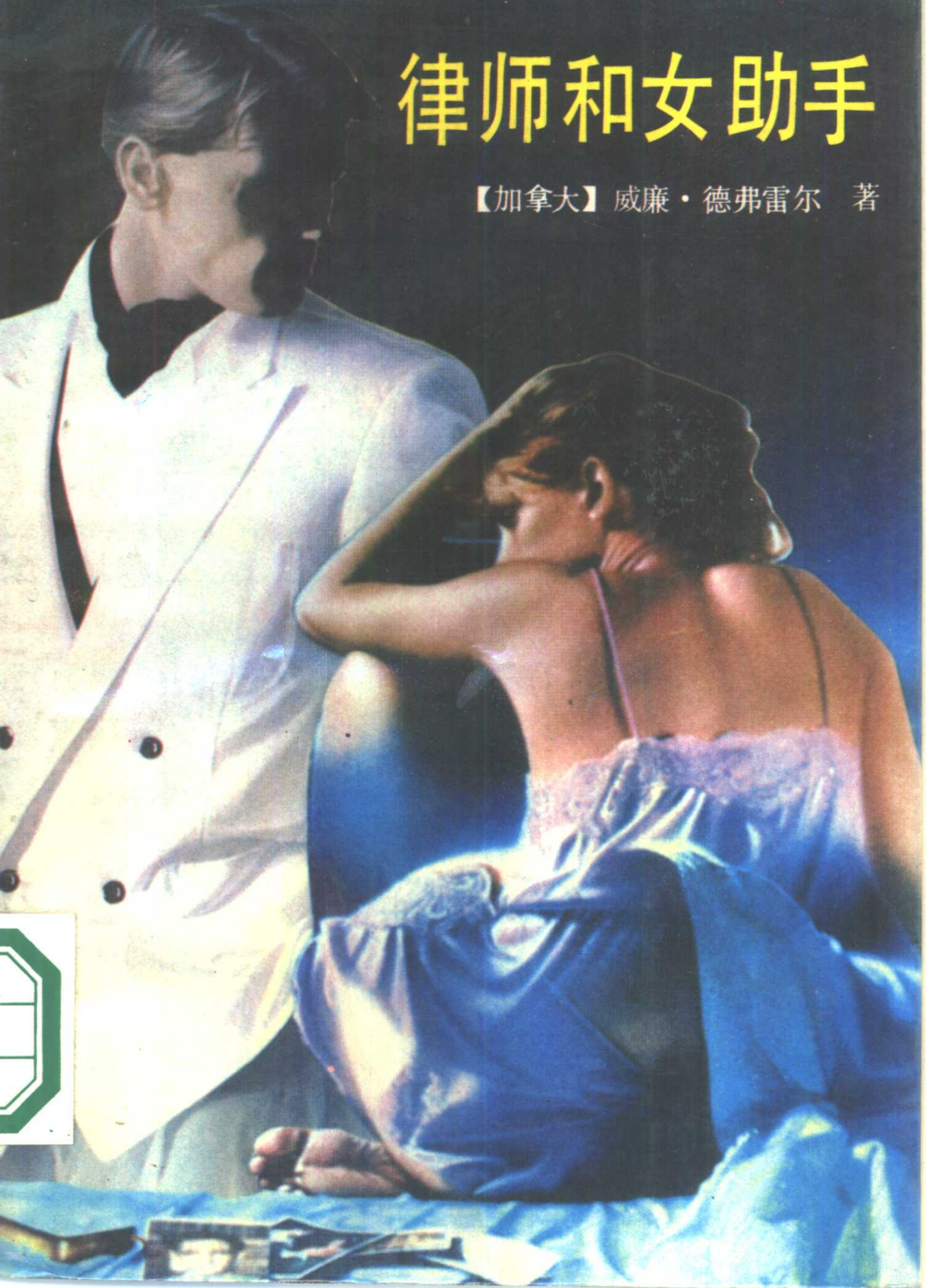


律师和女助手

【加拿大】威廉·德弗雷尔 著



律师和女助手

【加拿大】威廉·德弗雷尔 著

刘海洲 陶黎庆 朱晓明 译

刘海洲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NEEDLES

〔根据McClelland and Stewart-Bantam Ltd. 1979版译出〕

律 师 和 女 助 手

〔加拿大〕威廉·德弗雷尔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杭州东南图书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甬江印刷二分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375 字数240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49—213—3/I·34

定价：2.90元

亚洲犯罪辛迪加控制了香港的非法毒品的买卖，其组织结构类似于黑手党和法国科西嘉犯罪辛迪加，他们同样运用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具有共同的传统和语言，与世界各地的亚裔犯罪辛迪加保持着联系。他们操纵了鸦片的非法搜集、提纯和销售，范围涉及东南亚……

最近，有报告说：他们将大量的东南亚海洛因偷运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虽然这批海洛因的大部分是供给美国毒品贩子，但是特别调查委员会获知，温哥华街头激增的那部分海洛因来自东南亚，……某个提供消息者认为，东南亚海洛因可能将迅速控制北美市场。

——杰拉尔德·勒戴恩教授为主席的非药用麻醉品特别调查委员会给加拿大政府的最后报告

12月3日，星期六

晚上 8 点

屋子里暖洋洋的，弥漫着一股甜酱味。靠近前门，一只秃头灯泡照射着一条从柜台通向后边的通道。在昏暗的灯光下，这间屋里似乎有不少人，但却十分安静，就象里面正在举行一个令人乏味的鸡尾酒会。那一排排挂着的乳猪、全猪和光板鸭子在地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另一个长长的影子是正在两个助手中间熟练操作的外科医生投下的；他的手指上下舞动，按动之处，便传来一阵人的低低哀求声和粗重喘息声，接着是喉咙的哽咽声。

这时，躺在砧板上的那个肥胖男人发出了一声嚎叫，这凄厉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打破了寂静，回荡在那些肉禽的尸体中间。

那两个助手站在长条砧板的两头，全神贯注地观赏着安大夫的技艺。他们是保镖，毒品掮客，从事各种肮脏的勾当。两人都生得五短身材，四肢发达，而且动作十分敏捷，是安大夫在这个新世界扩展势力的战役中的哼哈二将；他们身经百战，全身伤痕累累。

其中的一个是光头，表情呆然，智力迟钝。他的头上有好几处刀疤，好在天生一层厚厚的皮骨使他多次幸免于难。他曾历经堂会间无数次争斗厮杀，再投到了安大夫的门下，

这位大汉被安大夫凭着那奇妙的手艺和枪技把他就象条狗一样地牢牢控制住，他叫查理·冈。

另外那位助手则头脑灵敏，为人冷酷、狡黠。他面目凶煞，蓄着他家乡特有的倒挂胡子，从鼻梁至右眼底横着一条刀疤，这一只眼有些残废，已基本僵死。他是个枪手，枪法出众，能从急驰的汽车里射击外面的目标，或从外面射中急驰的汽车中的靶子，但他为人胆小。此刻，他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安大夫的手艺，每隔20分钟左右，他就往嘴里扔一颗白色药片，他叫拉斯罗·普利兹。

在他们中间，相形之下，安大夫显得仪表堂堂。他现年51岁，比查理·冈和普利兹大10岁。那两个衣着粗陋，而他却身穿一套三裁片英国式西服，裁剪合体，线条明快。这套银灰色的西服与他的鬓发的颜色和那生气勃勃、精明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颇为相配。他仪容整洁，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麝香味。他身材颇长，举止优雅，不过外表上却有一处瑕疵：多年前，他的右耳有一英寸的肉和耳骨被撕掉，现在仍看得出有补过的痕迹。

屋子里没有一个是瘾君子，而房子外面的那人则例外。这人身着一件雨衣，头戴一顶窄边帽，一双眼透过飘散在嘴边的香烟雾斜视着四周，嘴上蓄着一撮小胡，此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性情暴躁，为人凶狠。此刻，他斜依在一座电话亭上，不时地借着从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看着手表，旁边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听到从楼里传来的那声尖叫，他不由地打了个哆嗦，他瞥了一下那黑洞洞的街道，没有发现任何人。这人叫让-路易斯·拉克莱科。由于毒品来源充裕，他一天要注射6到7针才挺得住。长期的注射已毁坏了他的左手臂上的两条静脉。

这次聚集于此的原因是：要对叛徒进行庄严的审判。被告人是那个胖子，而庭长就是安大夫，这次审判是严酷无情的。

近来安的生意损失惨重，他的好几个走私合伙人被抓，边境线的走私网点受到威胁。仅为被捕者的亲属，安就已化费了30万元。生意上的损失尚可忍受，但背叛主子的行为却令人难以容忍——常言道：家贼难防——所以现在胖子杰米·龙卫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绑在砧板上，忍受着火燎般的阵阵剧痛，交待着他最近的所做所为。

举行独奏会，安大夫可谓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大师。

他的手指利落优美地按动着胖子身体组成的这架钢琴，演奏出痛苦的托卡塔乐曲^①。在即兴演奏中，他又发现了一个能使胖子供出真情和悔悟的极痛苦的合弦。每次安大夫手指按下，胖子杰米便说了真话；每当他说了真话，安就减缓这条倒霉的巴甫洛夫狗的痛苦作为奖赏。安的双手熟知人体上那些痛神经的穴位，也熟知哪里能中止疼，哪里会引起快感，真是了如指掌，随心所欲。现在，他的长长的手指时而使对方的肥胖肉体产生强烈颤震，时而使对方平静如常，炫耀着他学到的中国古老的医道学识。

手指虽不如针刺那么精确，却较敏感。它们传送着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胖子杰米断断续续地交待着他的背叛行为。胖子杰米（他的朋友和警察都这样称呼）是个软骨头，象与那位敲诈他的毒品侦缉处的警官跟他谈话时一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讨着饶——那个警官是个皇家骑警，正是这样从他嘴里榨取了情报。

①托卡塔乐曲——一种快速而节奏清晰的乐曲。

安表情平静，不露声色，在他的家族看来，怒形于色或流露出要报复是不体面的。当初他就学于针灸学校时，就在做生意上受到了长辈们的熏陶。他们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感情不可左右理智，就是要：“心平如镜。”安的手一面在摸索着胖子杰米起伏不停的身体，一面暗自思量着什么。他发现，就他所能控制的感情，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陷入这么一种可悲的境地仍不免怀有一丝淡淡的惋惜。然而，今晚的工作给他的愉快使他心灵得以平衡。在两个半小时里，他用方言从胖子嘴里套取了他与皇家骑警队小队长、一位主管亚翔海洛因侦缉处的头儿卡列普秘密关系的情况。

“我父母都已年迈。”胖子结结巴巴地哭叫道。

“我十分敬重他们。”

“唉唷，唉唷！我求求你了，安庞韦！我每月都给他们寄钱……唉唷，请听我说！他威胁我，说要关我20年监禁——那将是我的余生。我无脸见祖宗……我父母会挨饿的，安庞韦。这都是为了我父母，我才这样干的。”

“你不配做他们的儿子，胖子龙卫。”安说。“我很伤心你无视了我的宽宏大量，更何况你知道，我从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家庭遭受如此厄运。”他的嗓门越来越高，但很快又压了下去，听不出一丝的愤怒。安并不感到愤怒。

“他们已掌握了我们在九龙的人员的情况吗？”他问。

“他们已掌握了我们在曼谷的人的情况了吗？”

安的手指又按到了可引起头痛的穴位上，胖子杰米又呻吟起来，嗓门嘶哑着恳求安住手。

“只要从速招来，便可免受皮肉之苦。”安说。

“决无半点隐瞒，”胖子杰米喘着气说，“我起誓，我没有透露出他们的名字，我只是告诉了他几笔小买卖的交接

日期，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

“是啊，胖子龙卫，这些你是已交待过。张在去年春天被捕，平罗和严晓波在今年6月被抓，另外还有4个朋友和索罗森进了监狱，他们在美国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布法罗的市场全完了。”想到这一连串的损失，安沉默了。

通常，安不喜欢与病人进行如此长久的谈话。每当时间仓促时，他就使用金针、银针（或手术刀之类，对那些玩艺他也能得心应手），但是他对用手按摩点穴的技艺象他的针灸一样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手指能调“气”，也能断“气”（中国话“断气”是指死）。这种气的流通全凭阴阳之相互作用。

道家医学的精髓是仁爱，慈悲为怀，而安对此却嗤之以鼻。他掌握的是这一古老医术的阴暗的一面，他还发现了一些痛穴和死穴，并谙熟点穴术中的12个死穴。

来到加拿大，他做起了生意，并为自己针灸上的造诣而洋洋自得。事实上，他以此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并避免了损失。胖子杰米·龙卫为了他那毫无价值的自由而将情报出卖给那个警察，并使安生意上蒙受了损失。安的手指的触及，使得胖子最终还是交待了这一情况。

他找到左膝上几厘米处的一个穴位，它可以使胖子杰米的后脑霍霍震痛，并能使肾脏产生电击般的震颤，用中指敲打在这个穴位上，其感觉犹如雷电劈开了胖子杰米的腰子，他不由地弓起身子，小便喷射了出来。

“别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了，只是最近这3个月例外。”胖子杰米嚎叫后，安沉默了片刻。“8月份后，你们见了几次面”

“唉唷，唉唷！安庞韦，我已经……我已经都说了。就一

次，只是在9月份见了一次面……唉，后来我越来越害怕和卡列普见面——唉，别急！——因为我认为这个人靠不住。”

安竭力控制住那再次涌上心头的悲哀，此人跟随安已有11年左右，在困境下却没有尽忠。安竭力驱散这心头的不快，稳住自己的心境，他把手轻轻地按住他朋友的令人舒适的肚子上，立时感到手下的这个躯体一阵狂动。

安说：“有道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过去一直十分信任你，即使现在依然如此。”安说着，按摩了一下那腹部，里面的颤抖停止了。“9月份以来，你和卡列普单独见过5次。最后一次是在两天前，当时，你和那警察在阿奇牛排店的后屋里喝威士忌，卡列普给了你一只用报纸包着的包。昨天，确切的时间不清楚，你把这只包放到了我停在哈斯汀斯街办公室的车的前座底下。你知道我打算独自开车回家，那包里是海洛因、一盒避孕套和一只一盎司的砝码。现在在我对我无法驾驶自己的车感到非常不悦，它停在那里，每天耗费着停车费。”

安对这位昔日的伙伴抿嘴一笑，手向那小腹下面的斜坡摸去。“对你挤牙膏式的交待，我已厌烦了。”他说，“也许有些事有误会。让我瞧瞧你究竟有多大能耐。”

他的一只手指深深地插入胖子的某痛处，胖子杰米大声嚎叫起来，并开始呕吐。安叫查理·闵到地下室去找一把拖把和水桶。虽然小事一桩，闵却颇费了一番时间。

胖子杰米嚎叫呻吟不已，“我求你……饶了我吧。……当时，我可是没法子呀，安庞韦。卡列普下士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帮他把你送进监狱，他就把我的事告诉你——你就会杀了我的。”

“可卡列普倒是挺识时务，”安说。他知道拉斯罗·普利兹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便又继续道：“卡列普跟我打交道可比你直率地多。他告诉我不要去开那车，否则会有危险。”安依然面无表情。“他因而所获甚厚，而我所耗费的代价得要好几个星期方可弥补。”

说完，安面向普利兹，伸出双手，掌心向上。普利兹赶紧在他的手上套上了一副外科手术用的乳胶手套。安从他的包里取出手术衣，穿在身上。普利兹从背后帮他系上带子，递上手术刀。虽然屋里有各种切肉刀，安却喜欢用手术刀。他曾在英国学过外科手术，在噩运改变他的命运之前，这样的外科实习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人们都称他外科医生，他对这一称呼颇为自豪。

“首先，我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他说，“奉劝你在这生命的最后3分钟里，好好想想你犯下的罪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祸从口出’。3分钟后，我会去掉与你不配的腺体，然后，切断你的喉管。我会尽可能干得快点，这样做并非是我本意，可是为了保证军心的忠诚，恕我无情。不过对你特别照顾点，我不想让你多受痛苦。”

安颇具内涵，心肠钢硬，从不会为恻隐之心所动。他认为，多愁善感为诗人和艺术家之辈所有，即便是在与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绝交之时也不可流露出半点情感。

街道对面一座简陋公寓二楼的第3间套房里，杜格尔德·麦克塔格特正在穷于招架对方女王一边的咄咄攻势，生怕塞尔温·罗下中路棋，他便把马压在后棋堡垒上。罗不慌不忙，挺兵，向对方的阵营发起了双路进攻。他对右翼空虚并且无马保护毫不介意，只管把全部兵马杀向对方的缺口。

麦克塔格特有些耳聋，没有听到重庆弄对面那幢房子里

传来的嚎叫声，不过，塞尔温·罗听到了。他一面等着对方出棋，一边透过那副由人才部勉强赠送的厚厚笨重的眼镜辨认着外面的情景。不戴眼镜，罗的视力就如麦克塔格特不戴助听器的听力一样糟。对麦克塔格特来说，生活日益艰难，而对塞尔温·罗来讲，身体日渐衰弱，病魔缠身。罗的母亲是个红颜尽褪的妓女，住在客厅对面的房间里。11年前，她就染上了梅毒，当时正怀着罗。

罗打开窗门，尖叫声更响了。他示意麦克塔格特戴上助听器，那老水手颤颤巍巍地走到窗口。他们看见香港肉店的前窗里射出一道昏暗的光线，楼外有个男人站在一辆黑色长身的小汽车旁，正将一个烟头扔到路边。尖叫声听上去好象哽咽住了，而后消失了。此时，罗和麦克塔格特瞧见对面的窗子里的窗帘被拉开了一部分，灯光下映现出一个人的轮廓，这人对外面的人打了个手势。

当罗辨认出窗口的这张脸时，不由得恨得咬牙切齿。

唐人街有许多这类老式结构的房子，在这幢房子的二楼，有间出租的房间，在房间里的一张中间塌陷的床上躺着一对熟睡的情人，比利·山姆和米莉·雷德芬斯。臭汗味、酒味和柔情蜜意充斥了整个房间。他们俩酣声如雷，此起彼伏。

在巴尔的摩，时钟要比加拿大晚3个小时。在普拉查大楼12层楼上的一间房里，杰西·弗莱赫蒂身穿一件斜纹粗布上衣和喇叭裤，此刻正在交涉一笔150克的散装海洛因买卖。

“土耳其货狗屁不值，但我可以出10%的佣金——实际

不值那么多——再给你500元算作额外津贴。”弗莱赫蒂说。

对方心中不禁一阵狂喜，他仔细审视了买主片刻，说：“你不会是警察吧？”

“喔，去你妈的！”俩人都大笑起来。弗莱赫蒂掏出1万5递给对方。那人接过钱，嘿嘿笑着，交给她一只用棕色纸包着的包。弗莱赫蒂打开闻了闻，又尝了尝，又用鼻子吸了点，然后掏出手枪，将此人逮捕了。

弗莱赫蒂是名便衣侦探。一个小时后，她回到了毒品查禁署的办公室里，和查林顿通起了电话。查林顿专门负责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内部安全工作，此人阅历极深，知人善任，眼下他需要一个具有特殊素质的人去执行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

“温哥华见，宝贝”弗莱赫蒂笑着说。

“是，是，当然。”查林顿说。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他想，可这个密探毕竟是个美国人啊。

1月23日，星期一

上午10点

埃弗里特·卡列普下士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挪动一下身子。他的霍乱作痛的脑袋上戴着一副耳机，他感到肠胃胀气，咕咕作响，却无法抑制住。每日无节制的啤酒使他的肚子越发地增大，里面叽哩咕噜地老响个不停。卡列普边上的人也都戴着耳机，谁也没听到这声音，他们是特别侦缉一队的成员。窃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磁带录音机的旋转声。

一年一度的在西海岸冬季围捕海洛因贩运的行动正在进行。卡列普的工作是窃听那些逍遥法外的贩子的线索。他窃听的耳机里传来两个男人的谈话，他们用他们的黑话谈起几位朋友在“舀网”或“圈地”中被抓，接着谈话很快转到其它事上。

“丹尼被网住了，不知道邦切和其他哥们怎么样了。丹尼是去年被圈进去的，所以他没法保出来。”

“婊子养的。”

“我看我们一直太胆大了点，还是小心为妙，留点神。”

“对。”

“我告诉你，丹尼已逃出来了。我已见到过他。星期五，他在荷马酒店里吃午饭，那里很热闹。我看到有两个搞

同性恋的大块头，他们衣服里好象藏着什么家伙，坐在那里和他聊个没完。他对自己被抓的倒霉事嘟嘟囔囔骂个不停，后来药力发作了，他打起了瞌睡。两天后，他又被抓获了。真搞不清，哥们儿。”

“听说那里娘们儿不少。”

“你是说那家新酒店吗？哥们儿，那可是叫人心醉神迷的地方。那里现在有一个从洛杉矶来的甜小妞，她常在那里兜生意。我带上她开着车兜过风——你见过我那辆新宝山牌车吗？哥们儿，她可对风景没兴趣，只喜欢和男人睡觉。到现在我还感到疼呢……”

听到这话，卡列普气得咬牙切齿。他本来也会乐意有个洛杉矶来的可爱小妞随他摆弄，驾着一辆新宝山牌小车逛公园兜风。不过……他有牛排餐馆的女招待爱丽丝。性欲难填的爱丽丝·卡森在床上的挑逗劲十足，他的背上常常留下她的指甲印。

当然，他理应享有一辆漂亮的汽车、一辆崭新锃亮的凯迪拉克车，带上爱丽丝兜风。当他突然加速将车冲上快车道时，她就会紧紧地依偎着他。这个日子会到来的，爱丽丝会成为他的终生伴侣，在阿德莱德买下一幢带车库的房子，享受荣华富贵。开始新的生活已经为期不远，而能为他铺展其路的正是安大夫。

不知什么缘故，正值卡列普36岁这个无情和沉闷的冬天，他陷入了情网、贪婪和奸诈这绝望的三角关系之中。他竭力想摆脱出去，可又舍不得爱丽丝。只有弄到钱，他才能得到爱丽丝。而要想弄到钱，只有跟安大夫干。卡列普只好上了贼船，不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他近来时常酗酒，喝得醉醺醺的。鼻子上酒渍斑斑，嘴

里打着隔，上班无精打采，他那张漂亮的下巴渐渐凹陷下去。此刻，他懒散地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听着电话里的对话。

“真是厌死了。要是你受得了大吵大闹，比利，如果你受得了那些蠢猪，那些酒鬼，你就可以戴钻石……”

埃弗里特·卡列普19岁便加入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他在骑警队的16年生涯堪称职业警察的楷模：他受过系统的训练，学过骑马，曾在草原和北部的沉闷的小城镇里供过职，整天进行公路巡逻，摆弄无线电器材，设置圣诞节的路障、巡查酒店，给青少年上课，进行劝架，或是拜访被流氓诱骗的单身妇女等。卡列普学会了用两只手指打字的技术，经受住了警察的炼狱——无休止地撰写数不清的报告。他熟练地掌握了审讯罪犯的技巧，他在军团大楼的乏味的小法院里当过办事员、起诉人，并成了当地外行的治安法庭法官的朋友和顾问，有时也给满脸堆笑、低三下四的酒鬼作非正式的律师。后来，他在渥太华和利贾纳研修刑事侦察课程。10年前他脱下了警服，从乡下来到城市，成了一名缉查毒品的便衣警察。

为此，他扮了6个月的嬉皮士，收集有关毒品贩卖的情报。他身披一块肮脏不堪的墨西哥毛毯，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出入于温哥华第4大街上的吸毒者的巢穴。他吸着毒，收集着那些人的姓名。他精心照看着瘾君子们的花园，无论谁，无论数量多少，他都照买不误，然后慷慨地赐给别人。要是能说服一个和善的瘾君子出让一点自己的货，即便是1角钱一袋、5分钱一袋他也要，甚至一两支大麻烟也不放过。

那段时间，卡列普并不快活。他觉得在街头巷尾开着警
车直接与那些罪犯，行凶抢劫犯、走私犯和贪污犯以及年轻
的嘴巴宽大的恶棍打交道反倒自在些。他认为，对他所喜欢
的生活方式造成较大危害的，与其说是那些人们所关注的打
家劫舍的匪徒和诈取财物的骗子，倒不如说是嬉皮士。所
以，卡列普凭着手头掌握的贩毒分子的材料，积极地发起了一
场扫毒行动——围剿嬉皮士——捣毁了第4大街附近那一排
排破旧不堪的合住房。

一时，他名声大噪。报纸和电台纷纷报道他在匪窝里生
活了6个月的事迹，称颂他是位具有献身精神的警察。渥太
华地方长官办公室给他颁发了一份奖状，表彰他在反毒品中
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他被提升为下士。

埃弗里特·卡列普的幸运在25岁时到了顶，不知何故，
他的幸运之星停止了上升。他被调去负责控制海洛因。寻找那
些瘾君子并不困难，虽然有时有些激烈的搏斗，但激烈一点
却更令人刺激兴奋。即便是小心谨慎的警察偶而也会乐意来
点紧张的，特别是在阻止嫌疑犯吞噬罪证时就尤为必要了。

现在，他整天泡在电子窃听这个令人麻木的日常工作之
中。这些仪器发出的指令把人的躯体、脑袋和心境折腾得麻
木不堪。今天，他呆了两个小时，感到口干舌燥、全身虚
脱、头晕目眩、肚子发胀，令他半死不活。

卡列普窃听的对象是一个毒品掮客，一个小买卖人，自
己也经营地下加工点。此刻，他正在电话里诉苦。

“他要我们赔给他整整两大包。”掮客的合伙人说。

“没门。”掮客说，“他得把上次欠的那包的钱付清了
才行。我算是看透了这个骗子，告诉他，我们要现钱。”

“是。”